

縱使相逢應不識

## 《臺灣，請聽我說》讀後

楊靜文 ◎ 文字工作者



臺灣，請聽我說：壓抑的、裂變的、再生的六十年

吳錦勳撰述/天下遠見/9808  
314頁/23公分/350元/平裝  
ISBN 9789862164020/540

史學大師黃仁宇著作中有一本僅88頁的小書《新時代的歷史觀》，是我的最愛。他在書中暢言中國需要大規模改造的前因後果，始於明、清政府體制出現弊端，造成日後一百五十年的中外衝突，導致中國民窮財盡，不改造無法存活。距今一百年前，清張之洞的《勸學篇》（1898年刊），首先提出「中學為體、西學為用」的觀點，希望藉此拯救積弱已久的中國，中華民族的改造列車因此開始出發前進。

黃仁宇認為西方現代思想與技術發源於約500年前，也經過一段折磨，才能從「朝代國家」發展為「民族國家」，進而走入民主社會。日本明治維新接續西方之後實施國家轉型，但緊接著日本民族國家卻也接替西方霸權侵略中國，讓歷經百年侵略、飽受滄桑的中華民族，來不及享受抗戰勝利的果實，就在1949年因內戰全面崩潰、分裂。中國的政經改革列車也因此被迫分道揚鑣，在海峽兩岸分頭進行大改造。

從歷史的高度來看，這場改造所造成的

折磨，是無法避免的宿命。但在大時代的宿命之下，飽受折磨的小人物他們的命運與悲喜，又有誰來紀念？

今年是中共建政60年，也是國府遷臺60年。作家龍應台所寫的《大江大海一九四九》，在華人社會造成轟動，引起許多迴響。由天下遠見出版，吳錦勳先生撰述整理的《臺灣，請聽我說》即為其中之一。作者透過17位社會知名人士的口述，回看寶島不同種族人民在1949年後融合的過程，以及臺灣政治經濟改革的軌跡，將這段歷史分為壓抑、裂變到再生的三部曲。17個故事，象徵兩千多萬臺灣人民的血淚與辛酸，令筆者讀完後沉思再三，久久不能自己。

1949年5月1日那天，19歲的孫越跟隨國軍第四團在基隆上岸。「好綠啊！」他不禁讚嘆，寶島到處都是美麗的青色山脈。孫越以為這只是一次例行的軍隊移防，想不到卻回不了家了！後來部隊駐紮在臺南成功大學的校園裏，孫越說「我總是在那裡無神的抽著菸，想著那遙不可及的大陸。想到最後便開始唱歌。」他靠唱歌紓解思鄉的壓力。

那時臺灣剛剛經過228事件的傷害，沒多久白色恐怖又來了。星雲法師當時只有23歲，帶領戰時救護傷亡、服務眾生的「僧侶救護隊」來臺服務，初來乍到無依無靠、生



活非常艱苦，警察卻常常來查戶口，懷疑這位外省年輕和尚來路不明，有一次師徒三人還差點被槍斃，他向未曾謀面的省議員吳鴻麟求救，才保住一命。所以多年後星雲法師和吳鴻麟的兒子吳伯雄成了至交。

工運領袖顧玉玲的爸爸少小離家加入青年軍，來臺後婚姻不順利，他獨立撫養六個兒女，兼兩份差，工作辛苦，他仍堅持每天黃昏時騎單車走遠路，慢慢繞著山去夜校教書。到底這條路有什麼秘密？「父親過世多年之後，我和姊姊千里迢迢到江西廣豐探親，遠山近水，舉目盡是和南臺灣幾無二致的山色、林相，我一時淚如雨下，這是他習慣走山路看遠方的心事嗎？」

我的老長官前空軍副總司令、華航總經理戚榮春中將年輕時是黑蝙蝠中隊飛行員，在這項中美情報合作計畫中，駕駛「隱形飛機」前往大陸做低空情報蒐集。當飛機飛越家鄉的上空時，這群不能回家的空軍英雄內心的五味雜陳，實非筆墨所能形容。

然而，外省人有離散的哀愁，臺灣人也有無法吐露的鬱卒。當媒體人王建壯的父親唱著《四郎探母》中的「我好比籠中鳥，有翅難展……。」時；吳念真的礦工父親也說了一樣的話「我那像一隻雕仔，飛進籠子裡底。」本書作者吳錦勳說「五〇年初政府嚴禁日語，一整代受日語教育長大的臺灣多桑，一時間多變成了邊緣族。」

吳念真的父親有句名言「阿伊鳴ㄟ喔，一眠堵到ㄅㄆㄇ」。政大臺灣文學研究所所長陳芳明的父親成長於日據時代，1949年後經商，語言竟是一大羈絆，參加公家機關的工程投標，破碎的北京話總是障礙，晚上回家喝了酒，就沉浸在美空雲雀等人的歌聲

中。筆者外公出身大稻埕世家陳氏家族，抗戰時在廈門替日本人當翻譯，風光一時。回臺後家道中落，一度在區公所任職，曾經也和陳芳明的老爸一樣賣過麵。外公晚年與我們一起住在眷村，靠我老爸這個當軍人的外省女婿奉養。他也喜歡喝小酒唱日本歌。

當然大時代的悲劇不會只發生在臺灣。作家陳若曦年輕時抱著滿腔熱血去投共，剛好撞上文化大革命，有一天鄰居緊張兮兮的說陳若曦只有幾歲的兒子「今天講了毛主席壞話！」，陳若曦抱頭痛哭「我們這麼愛祖國，但卻常要恐懼自己一言一行，深怕不夠愛毛主席，就會成為批鬥的對象。」。兩岸政府在脫離「朝代國家」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，同樣犯了以高壓控制人民的錯誤。

七〇年代，這個導演紐承澤口中「活人都會被屁悶死」的壓抑社會，終於開始裂變。1970年蔣經國在紐約遇刺，開槍的是臺灣籍的準博士黃文雄，刺蔣的理由是臺灣需要改造，他說「我只不過想打亂蔣家父子私相授受的接班計畫，為臺灣政治社會發展打開一些可能性！」。蔣經國當下的反應也很讓人驚訝「我為臺灣人做了那麼多，為什麼臺灣人要殺我？」

的確，蔣氏父子來臺後一面整軍、一面經改。二戰末期日本將臺灣物資搜括殆盡，國府實施一連串的農地改革、經濟改革，才促成了臺灣日後的經濟起飛。在那個關鍵年代確實有不少如尹仲容、李國鼎、孫運璿這樣的外省籍公務員，在小蔣帶領下鞠躬盡瘁投入建設臺灣。

然而，228事件是臺灣人心中永遠的痛，事件後執政者沒有掌握第一時間向臺灣人民道歉，緊接而來的白色恐怖，更是重傷害了

人民與政府間的互信，在彼此懷疑的氛圍下，執政者與臺灣百姓；本省人與外省人之間的對話管道，完全被封死，你不知道我失去家鄉的痛苦，我也不知道你失去親人的心酸，終於造成對立。

1971年臺灣退出聯合國，國際地位一落千丈，拿過奧運獎牌的紀政含淚說道：「我與楊傳廣曾經穿著國旗徽章奔跑在國際體壇，永遠也不能忘記。」後來她大著肚子還去打國際田徑總會排我納中的官司，就是爲了這面國旗的榮耀。

中美斷交後臺灣社會各層面開始走自己的路，林懷民的「雲門舞集」標榜跳自己的舞；李雙澤、胡德夫開始唱自己的歌，民歌風靡大街小巷；鄭崇華創立臺達電、施振榮創立宏碁電等國產科技品牌；鄉土文學盛行，鄉土的召喚最後走到政治覺醒，本土化的反對黨政治運動出現街頭。

1977年中壢事件爆發，事件結束後的選舉結果出乎當局意料，「黨外」獲空前未有的佳績。之後黨外運動風起雲湧，1979年高雄發生美麗島事件，警民對峙，當局出動鎮暴部隊。事件後因美國干預，美麗島受刑政治犯得以在戒嚴之下公審，命運未卜。1980年1月，因《尹縣長》一書蜚聲國際的陳若曦，啣命帶著海外27位知名人士的聯名信函回臺求見蔣經國，替美麗島政治犯求情。面見蔣經國時，她不經意的說「這好像另一次228事件」。陳若曦說「蔣經國當下臉色大變，愣住了，『好像觸動他內心的陰影』，之後蔣經國態度改變，還親自南下高雄與計

程車司機聊天，探索民隱。」

就在蔣經國過世前兩年，1986年，他宣布解除戒嚴令。老兵可以歸鄉、民進黨正式成立、開放辦報、放寬外匯管制……。臺灣終於從壓抑、裂變走向融合，股市牛氣冲天，一路狂飆到四千點，社會一片欣欣向榮。未久，兩德統一、蘇聯解體，「蘇東波」效應波及共產中國，中共推動經改，兩岸來往愈見頻繁。

兩岸走向现代化的努力，至此有了相當績效，臺灣的民主政治還更上一層樓。1996年，陳水扁當選總統，臺灣終於走向現代民主國家。然而，這個外人口中的「政治奇蹟」，卻爲臺灣帶來了另一次的族群撕裂。

曾經大力支持陳水扁的外省第二代導演紐承澤說，在阿扁執政期間，「外省人」三個字成了他最大的包袱與痛苦「做爲一個外省人好像背負了原罪，我怎麼了？做錯了什麼？」。作家朱天心直言臺灣這六十年的民主過程不容易，「到今天我們總統都可以自己選了，應該放大胸懷接納各種族群、各種聲音。」。

2009年兩岸推動ECFA，簽署多項經貿協定。歷史的改造列車不停的向前奔跑，完全不管任何政府、政黨、個人的反對。

歷史的荒謬造成多少荒謬的人生。兩岸的中國人、臺灣人；或甚至臺灣島內的本省人、外省人，可不可以就這樣放下國共鬥爭的情仇、228的傷害、白色恐怖的傷害、省籍情結的傷害，「歷盡劫波兄弟在，江湖一笑泯恩仇」呢？